

吳中久缺山竺之三十

卓觀齋脞錄

045  
DP68

卓觀齋脞錄一冊售  
國幣叁角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  
一月付印

代印者 蘇州利蘇印書社

# 卓觀齋脞錄

溧秋徐澂著

吳中益梅，以顧仲安手植者爲勝，紅羊之劫，園丁移匿虎丘僻處，得以無恙。顧子山眉綠樓詞，人曰何子貞吳平齋飲潘養閒齋中，賦益梅有句云：『琢過吳剛仙斧，移傍真娘香塚，歷劫得天全』。蓋齋中所供，皆顧氏舊物也。

惲杏，字文霞，南田翁十三世女孫也。髫齡卽嫻翰墨，好吟咏，工書畫，山水花卉，一承家法；人物仕女，深得玉壺風致；佛象學老蓮，蒼古雄勁，不類閨中手筆。乙丑春，侍親寓蘇，年十六，曾以所作倣古花鳥十二幀囑爲題詩，報之；乃寫九秋圖卷，無量佛軸，及仕女小箋爲酬；顧陸徐黃，並臻其妙。海上平等閣主人題其畫集，有『不讓吳門范雪簃』句，誠非過譽。

吳江沈雪廬畫師以陸包山雙鉤盆蘭圖貽幼女爲奩贈，其壻張君指達，持詣松岑師乞題詩，師命余代賦，詩云：『煙波縹渺洞庭曲，山秀玲瓏茁春綠，包山丈人耽小隱，芳杜芝蘭結茅屋。三絕人稱老畫師，霜兔如山管城秃。朝來移種上纖素，綽約佳人佇空谷。空谷幽芳本自賞，肯買胭脂寫村俗？妙蹟於今三百載，雪廬老眼矜奇福。漢皋解佩蛟龍妒，巾箱女兒歌』

黃竹，我展此圖神爲往，筆精墨妙花芬馥。楚客招魂結蕙帳，古仙遺世種秋玉。香烟印篆茗泉新，供養春朝一娛目。』石遺師見之，以爲可取，錄入詩話焉。

傅青主(山)有霜紅龕集，其讀書處本名青羊庵，踰岷松林中，故名；後改霜紅龕者，因林中樹艸葉色，秋來如一片紅霞也。青主有青羊庵詩云，『紫雲青樹石廡廡，花插牽牛小膽觚，一縷沉煙縈白牖，先生正著養生書』。

太炎師曾言：『於北平骨董肆，見有以漢商山四皓合作山水手卷求售者，云其原續已遺失，此卷中僅存鍾會等諸家之跋，又有岳武穆跋李伯紀書兩都賦卷，自署門生岳飛云云。又清同光間山東巡撫張曜，以軍功遷擢，不通文墨而喜附庸風雅，曾以二千金得漢張翼德篆書聯一付，上款題曰「孔明仁兄大人正之」。市僧作僞技倆，極盡怪誕，真堪令人發噓。』汪旭東先生亦言：『舊有貴人家，藏畫一幀，張飛畫美人，關羽補竹，飛自題其上曰：「大哥在軍中鬱鬱不樂，二哥與余作此爲之解悶」。大哥謂昭烈，二哥指羽，其可笑又甚於前者。』明史沈石田先生(周)傳云：『有郡守徵畫工，績屋壁，里人疾周者入其姓名，遂被攝，或勸周謁貴遊以免；周曰：往役，義也；謁貴遊，不更辱乎？卒供役而還。已而守入覲，銓曹問曰：沈先生無恙乎？守不知所對，漫應曰：無恙，見內閣李東陽，曰：沈先生有牘乎？』

守益愕，復漫應曰：有而未至，守出，倉皇謁侍郎吳寬，問沈先生何人？寬備言其狀，詢左右，乃畫壁生也。比還，謁周舍，再拜引咎，索飯，飯之而去。李碩夫（果）在亭叢稿桃花塢看畫記亦言及石田被迫畫壁事，云：『謝樗仙與沈石田同時師宋元諸家，而名少遜於石田；當嘉靖中，某御史巡按江蘇，御史之父慕石田名，將乞其畫；石田居婁門外相城里，召之不至；復遣隸人呼之，石田不得已攜樗仙往，御史出新紙強之畫，石田不可，遂與樗仙於廳事四壁各畫其二，爲春夏秋冬山水景，半爲設色而去，御史父聞之，乃大慚悔，使院在玄妙觀西，明末時畫壁尙存，唐處士重韓自言其父曾見之。此則與明史本傳略有不同，然碩夫長洲人，知之當審。樗仙名時臣，字思忠，山水得白石翁法而稍變，人物點綴極瀟灑，圖繪寶鑑續纂無聲詩史藝苑卮言具載其畫品。又吳翌鳳燈牕叢錄言：『惲南田少時漂泊，受知於太倉王相國，有監司某延之作畫，不卽赴，乃迫致蘇州，拘於官廳；明旦將辱之，南田乃遣急足持書至婁江乞援，時已二更；相國急命呼舟，將出，復擊案曰：馬最速，舟次之，卽跨馬，命僕以竹竿挑燈縛背上，行九十里，抵郡城，尙未五鼓也，守門者知是相國，遽啓門，直至監司署，問南田所在，攜之以歸，監司詣太倉謝過乃已。』此事與沈石田被迫畫照壁事相類，高人遇俗吏，徒喚奈何。

紅豆產地不一，實亦各異；皖之歙縣，浙之嵊縣，皆常綠樹；吳中所有，落葉者多。蘇城東禪寺舊植一株，相傳白鶴禪師所種，老而朽矣！久之復萌新枝，惠元龍移一枝，植階前，自號紅豆主人。虞山牧齋老人著書之處，亦名紅豆山莊，顧古湫續圖徵題咏，董東亭七古尤擅勝場，稱紅豆詩人，卽以名集，傳爲一時盛事。太炎師言：『在南洋羣島時，見紅豆樹蔚然成林，落子遍地，其形精圓，其色鮮豔無比，婦孺拾之以飾指環，入水洗濯，益增明麗。』王摩詰所謂：「紅豆生南國」者，殆卽指此。歙縣汪允中有詠非園紅豆四絕序曰：『非園乃雄村曹氏家園，有楓亭老人記。老人爲文敏父，文正祖也；園中有水竹山石，奇花異卉，及文敏養親歸里，御筆詩惜經兵燹盡付劫灰矣，僅餘紅豆樹巋然獨存。聞諸先慈曹太宜人曰：當乾隆嘉盛時，花開甚繁，結子亦最夥，近來祇數花，且多不結實，故得者寥寥。今自黃山歸，繞道外家，過非園舊址，倚紅豆樹下，幸獲數枚，喜可知矣。詩云：「紅豆紅如故，非園園已非；興亡餘此樹，無語對斜暉。」敢作尋常看，非時不肯開；幾枝曾折取，花下獨徘徊。』「本是生南國，分移宰相家；春華秋結實，顆顆現丹砂。」「仙種傳仙境，人間僅見之，自憐雙鬢改，輸汝慣相思」。

八指頭陀，名敬安，字寄禪，工詩畫，清季之名僧也。其遺作有長沙楊哲子義甯陳伯嚴

湘潭葉德輝先後爲之梓行流傳。頭陀尤以五影詩著稱於時，故人皆以五影和尙呼之。五影八指適成對偶，亦一佳話。所謂五影詩者，其一日：『夕陽在寒山，馬蹄踏人影』。爲卓錫育王寺時，代續某武官紀遊之作。其二曰：『垂釣板橋東，雪壓蓑衣冷；江寒水不流，魚嚼梅花影』。則爲人題寒江釣雪圖作也。其三曰：『意行隨所適，佳處輒心領；林深闔無人，清溪鑑孤影』。則與人遊嶽麓山分韻賦詩，頭陀適得領影二字也。其四曰：『日暮蒼翠飛，霜楓紅轉淨；夕陽如畫工，畫出秋山影』。則山中看紅葉作也。其五，則與易實甫同宿山寺，實甫有句曰：『山鬼聽談詩，窺牕微有影』。頭陀笑曰：『君寫鬼影未工，請爲易其下句曰：「孤燈生綠影。」』實甫歎服焉。

甲戌中秋，石遺師姬人三十初度，黃曉浦陳樹玄陳柱尊史耐耕諸同學爲文以賀，師寓城南臙脂橋，是日置酒宴客，自撰一聯以壽姬人云：『北地臙脂，恰住臙脂勝地。月華三五，重逢三五年華』。蓋姬人北平籍，誕辰適值中秋令節也。

自石遺太炎羣碧鶴望諸師相率寓蘇，詩酒流連，每多雅集。甲戌夏日，余又宴諸師友於滄浪亭中，美專校長顏文樑君出素牋乞題，鶴望師爲書小引，曰：『端陽後三日滄浪亭飲客於滄浪亭面水軒，久雨乍晴，涼飈襲衣，荷葉當階，柳絲拂檻，罄爵無算，賓主盡歡，顏君棟

臣適長美專亦爲地主，敢請來賓，各題數字，以留鴻爪。太炎師卽席口占一絕云：『滄浪近在盤谿曲，水濁真堪濯我足，舉酒爲酌蘇舜卿，買山同作巢由僕』。石遺師書舊作，云：『清風明月本無價，近水遙山俱有情；題向滄浪亭子去，何人集句已前楹』。是年八月復有惠蔭園秋禊雅集，與者陳金二師外，有曹纓蘅謝玉岑楊詠裳張大千金東雷范烟橋屈伯剛凡二十八人，石師興最豪，當筵高歌滿江紅一闕，激越動人。余與大千各寫惠蔭園秋禊圖一卷，玉岑用姜石帚韻譜一夢紅詞以紀勝事。詞云：『水堂陰，倚雲根岸幘，露粟映斜簪。旅雁傳聲。山蛾掩黛，秋色何事冥沉？人意共清商早換，聆高唱，暫寂雨中禽。池館風流，江山塵壒，呼喚登臨。還說東南賓主，自渡江風大，節序驚心。萬感吳鉤，五噫梁詠，過時人物追尋。稱湔拂亂離情緒，好壺觴，一醉賤黃金。漫信蘭亭堪繪，畫淺愁深』。

瑞安林祜生慶衍有論墨絕句三十二首，注中云：『仙居應氏明尚書應大猷之後也，藏巨錠，其長盈尺，其子孫嘗碎以和藥。徐常侍得李超墨，長盈尺，或其遺製。』又曰：『黃巖朱氏藏墨頗多，內有古墨，其上銘曰白墨，』又曰：『吳荷屋於元旦臨九成宮，自記所用，皆明時墨。』又曰：『墨入範也，壯士執大椎一擊使成，再則破碎不復成，其堅脆視擊者之強弱焉。』又曰：『舊墨工藏松煤至十年，始以製墨，近隨燒隨售，故無佳者。』又曰：『

黃山出雲，每子午時，輒潏然滿谷，不以晴雨異；松生其間，日受滋潤，故墨煙潤澤有光彩，他山無之。』此數則皆可補黑松使者掌故之遺。

竹堂寺在王廢基，張霞房紅蘭逸乘謂爲唐六如祝枝山讀書處，沈石田有探梅圖巨幅，至今寶藏寺中，王君佩諍網羅吳中文獻甚力，爲輯竹堂寺小志，持圖遍徵題咏，蔡雁邨師題遠佛閣詞云：『翠筠露蘚，蕭寺徑曲，花氣初暖。煙細塵軟。一時帽影鞭絲照芳甸。廢輿在眼，弘老已渺，梧樹誰洗，詩意幽遠。畫中髣髴當年舊禪院。醉墨渲香雪，嫩蕊疎枝經雨看。猶記峭寒東風吹酒面，對靜瑣花龜。清淚曾濺，儘堪珍玩。恁碎瓦頽牆，留護名翰，濕春光怕和愁捲』。翁松禪瓶廬詩鈔有壬寅四月八日臨沈石田竹堂僧寮圖題序云：『嘗見石田與李秋官楊黃門竹堂寺觀梅圖題詩絕妙，今又見此，募修竹堂僧寮圖卷戲臨之並和觀梅詩韻』。詩有「募修之疏字爛斷，竹裏僧廬果未成」句，當時石田擬售圖以修僧舍也，此事王君志中所未載。余題探梅詩云：『清寂禪房暗香度，老僧種梅白雲護；寺牆迤邐苔徑幽，花影鐘聲證妙悟。高懷誰同白石翁，刻劃造化侔鬼工。吉祥定惠嗤凡俗，獨來此地圖春風。蛟綃黯澹蝕痕斜，披圖想見豪興賒。花間置酒讌賓從，一枝晴雪映烏紗。此圖流傳三百載，此樂當年不可再。看花客去寺宇荒，梅竹蕭疎今何在？安得畫中置吾身，握衣來作先生賓；樽前聚散

本無定，畫中光景常鮮新。吁嗟乎！永和祓禊千餘年，韻事猶傳曲水邊；良辰高會須佳作，一時鴻雪豈偶然。天教妙蹟留宇宙；筆底鬚眉人依舊，我來竹堂尋古歡，倚牕獨歎虬枝瘦。」

武進張皋聞先生惠言爲有清一代經學大師，其學深於易禮；禮主鄭氏，易主虞氏，兼以篆法名世，著有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虞氏易禮易候易事易言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辨儀禮圖說文諧聲譜茗柯詩文集諸書。儀禮圖乃出自先生手繪，小楷詳注，精妙無匹，誠爲希世之珍；近歸武進莊氏，金粟香先生武祥跋中，稱其迥出宋楊氏復所譌之上。嘉慶十年，阮文達公會爲之模刻梓行，嘉惠士林，紙貴一時。蓋三禮之學，惟儀禮最爲古質，非空言義理所可敷衍者。故自宋迄明，其學幾絕，先生得休甯金氏傳，熟精於斯。圖凡二百三十六葉，堂戶几筵，節文度數，考其尺寸而證諸經，無不脗合。先生書法本有盛名，此手稿本，尤其視爲最著意之著作；朱墨斑斕，不厭塗注，得以流傳迄今，未損毫髮，令人不能不信冥冥中似有神物護持者矣。誠如江陰繆先生所謂詎得以曾經版刊而少之哉！此與崑山圖書館所藏顧亭林先生天下郡國利病書手稿，可稱吳中二寶。

李碩夫在亭叢稿有書文衡山遺事兩則云：『郡有富室者，慕先生名，迎至家；方秋酒罷，留先生宿，盡以席上銀陳榻前，以貽先生；先生端坐羅幃，一人突入，攫二杯去，蓋坐客

也。先生曰：言之其人絕交矣；詰旦留一簡與聞者，曰：杯吾暫假去，歸而訪知某工所製，經營半月，製以償焉。又儒生某積館穀五十金，強留先生所。權子母利，月請給之；後儒生年老盡收其資，歿而其子不知也，請於先生，先生如數應之。其夕子夢父怒責曰：文先生長者，吾往以失館，盡歸其資矣！篋中某書卷末，有次第筆記可稽也。亟以還，否則吾不佑汝，其子乃以銀歸先生。先生曰：若翁所存固償之矣；此五十金也，以吾子窘，敬爲故人助喪耳，弗辭也。他日爾翁見夢，幸告以吾意。衡山先生於明弘治正嘉之間，文章德望著吳中，奔溫州公喪，却千金賻於甯藩，先生不赴而封識其書幣，俱見王弇州傳。於斯益可見先生非徒高懷曠世，以書畫文學名天下；且好行隱德，不肯輕暴人過若此，宜使子畏拜倒而有非面服乃心服之語也！

甲戌九月與煙橋瘦鵲諸友赴眞義，訪顧阿瑛玉山艸堂遺址；惜所謂石板千臺蓮者，蕭蕭寒塘，已無擎雨之蓋矣。歸得葉遐庵先生詞，言此花爲天竺種，乃六百年前遺物。蓋吾國向有蓮否，本未論定；若以海棠石榴之例推之，凡重台疊跗者，皆屬外來，則顧園之蓮，可決爲天竺種無疑。詞倚五綵結同心調云：『前身金粟，俊賞瓊英，東亭恨墮風渦。六百年來事，靈根在，渾似記夢春婆。濠梁王氣都消歇，空回首金谷笙歌。無人際，紅香泣露，可堪愁

損青娥！棲遲野塘荒漱甚，情移洛浦，影悟恆河。追憶龍華會，拈花禪意，待證芬陀。五雲深處眠鷗穩，任天外塵劫空過。好折供維摩方丈，伴他一樹桫欏。自註桫欏，亦上天竺種，余近得一小株。

宋史繁蕪，治者苦之。明季汴梁王司空損仲刪正宋史，成宋史記二百五十卷，鼎革後其稿亡於水，幸吳興潘昭度錄其本，後石門呂無黨攜以入都，王漁洋朱竹垞俱見之，朱抄得副本，王錄存凡例一卷，故錢竹汀潛研堂集續通志列傳總敘有『別史則有曾鞏王稱葉隆禮宇文懋昭柯維騏王維儉邵平遠』之語。乾隆間，輾轉爲婁東聞氏所得，亦錄副本。潘錄本今歸余友王君慧言。甲戌春，出以眎余，並言擬覓有力者爲之梓行；太炎鶴望兩師見之，俱允代籌刊資，後丹徒尹石公來吳門，言故都圖書館亦藏是稿，朱墨批校甚精，未知是否聞氏副本，倘得與此本詳校一過，然後梓行，庶稱完美。損仲詩文集不見流傳，維錢牧齋對之似略有微辭，初學集書王損仲詩文後云：『祥符王惟儉，字損仲，多聞強記，與人覆射經史，每弋獲，摩腹大笑曰，名下定無虛士。讀古文品外錄抉擿其紕繆，軒渠向余兄，每爲此君護前，今不當云悔讀南華第二篇乎？晉江何穉孝修明史，題曰名山藏，損仲指而笑曰：記則記，書則書，此何爲者？吳原博修姑蘇志成，楊君謙遙見其題，不開卷擲而還之，豈爲過乎？損仲家

無餘資，盡斥以買書畫彝鼎，風流儒雅，竟日譚笑，無一俗語，可謂名士矣！其詩婉弱有俊語，爲文簡質，以刻畫自喜。惜其少年崛起，無師友摩切之力，未免於無佛處稱尊也。王述菴春融堂集贈長洲陳徵君（黃中）詩云：『門對葑谿流水碧，秋槐落葉覆閒庭，柯王舊本叢殘甚，新史何時付汗青？』柯指奇純新編，王卽指司空也。和叔一書，縣志僅載其目，稿本不知流落何處矣。

清乾嘉時，崑山王椒畦（學浩）工山水，坊者朱玉岡爲構易畫軒三楹，以易其畫十幀，一時傳爲佳話。王賦詩紀事，有句云：『以畫易米古所聞，以軒易畫今尤特，從來罕事不浪傳，卽此名軒亦已得』。偶檢張夕菴（墨）逃禪閣集亦有易畫行一首，序云：『北郊吳翁以養花爲業，四時以時花贈吾爲清供養，而不受值，探其意蓋欲易吾畫也。吾嘉其意，作畫贈之。吾潤富室豪門以及士大夫，從未及此，而乃得之吳翁，未知有愧於吳翁否也，作易畫行』。詩中有『筆潤欣收花萬叢，坐間無日不春風』之句。二人同時，二事巧合，因並誌之，以愧彼倉荒之好附庸風雅者。

朱竹垞古藤書屋遺址，其後丁瑤圃（璫）趙味辛（懷玉）先後居之。瑤圃山東諸城人，官戶部主事，王蘭泉司寇有題億生舍人古藤書屋冊二十六韻，詩云：『後來有瑤圃，藤下開房櫳

；我嘗往眎之，未免愁蒙茸。』舍人今此住，闢徑除荒叢。』趙味辛亦有生齋集，甲寅十一月自海波寺街移寓鐵廠，用竹垞自古藤書屋移寓槐樹斜街四首韻，有句云：『莫戀藤花添悵望，寒鴉古木也宜人』。蓋味辛旋移寓鐵廠新居，亦有高樹數株也。寓書屋時，與友多酬酢之作，如移古藤書屋答胡學長齡云：『有時徙倚古藤下，夕陽黯淡風蕭聊』。日盼古藤花開，開迺絕少，招同人置酒其下，作歌問之云：『古藤陰下三間屋，多少名流曾託宿，我來屋已殊舊觀，補署擘窠添小築』。長洲李滄雲（榮）惜分陰齋集有題趙味辛舍人寓海波寺街，卽竹垞先生古藤書屋舊地也。同人飲酒賦詩，積成數十頁，囑予紀其勝事，閱歲未經報命，味辛移寓鐵廠，見卽促詩，予以臂病，久未得痊，勉強握管，卽用竹垞和查德尹古藤書屋留宿詩原韻云：『古屋雲深詩味外，殘春夢逐酒懷邊』。同時歙縣程魚門（晉芳）編修，勉行堂集亦有詩詠及書屋，如海波寺街韓宅雙藤爲竹垞老人書屋遺址，同厚石級蘭笥河嵇川晴湖小飲其下，晚集嵇川寓齋，用竹垞紫藤花下醉歌韻云：『主人望姓昌黎後，延客閒庭薜初掃』。於此可見當時藤下遊讌之盛矣。

童叶庚，字松君，晚號松道人，亦號睫巢，崇明籍；咸豐中官德清知縣，去任之日，人民涕泣跪送者，逾郊三里。歸隱吳下，卜居城西朱家園，飲酒賦詩，終日以書畫自娛。博學

好古，手鈔羣籍，多海內孤本；擅寫墨梅，喜作萬玉圖，清超拔俗。且慧心獨運，創益智圖，版成書數十卷，凡花果，草木，人物，鳥獸，魚蟲，珍寶，官守，介壽，武備，田器，仙佛，藝術，戲具，閨閣，燕兒，千文，諸圖；方圓變化，各極其妙，海上涵芬樓爲之梓行；絕勝懋翠居七巧圖合璧，曾得秦漢古鑑百餘種，因顏讀書樓曰百鑑。著有睫巢鏡影，爲世所珍。妻祝氏，吳人，工詩畫，自號瑤華仙史，著有益智續圖及詩詞稿，並藏於家。子五人，長伯鶴，次仲文，皆以才行鳴，三叔平四，旭滄，五大，年並工詩書畫。叔平人物法龍眠，筆力秀雋，與山陰任氏齊名。父死，遺憂蕭然，遂成顛疾，近人馬敘倫爲作童瘋子傳。旭滄雙鉤花鳥極工，直入宋人堂奧。余之先叔母，爲其長女。辛酉甲子間，鬻畫海上，余適負笈申江，得時侍硯席，備聆緒論，嘗出眎少年時所作白牡丹一幀，清麗絕倫，上有睫巢老人題詩並跋，云：『丁酉先立春三日，芝卿折花一枝持贈，曉露未乾，香風拂面，汲水膽瓶以供養之，並命旭兒爲花寫照，相對懽然，不啻羣玉山頭瑤臺月下也。爰題韻語以誌喜，詩云：「隣翁贈我白牡丹，春風拂拂香團團；皓質合與雪霜競，豪情不受蜂蝶攢；富貴場中有本色，花能如此人何難？素位而行慕君子，之江憶昔曾居官。含真抱朴到今日，對花自覺無慚顏；我欲與花比較潔。科頭相向生餘歡。又恐美人歎遲暮，韶光老去容凋殘；呼兒伸紙狀玉貌，生香活色

來毫端。蕭齋得斯足清供，神仙品格無寒酸。從此榮華可長久，任他日月馳雙丸。」

曾與太炎師論及清人詩，則曰：『王漁洋面上學唐，實則偷襲宋人，反不如朱竹垞之明目張膽學蘇子瞻也。至如查初白之極意效法放翁白描，避免用典，但乏深味，亦屬徒然。』

湯顯祖（若士）牡丹亭傳奇，人皆傳謂影射太倉王文肅公（錫爵）女曇陽子事而作，故一名還魂記，書中以杜麗娘影曇陽子，杜子充影王錫爵，陳伯粹影陳眉公，致楊恩壽詞餘叢話云：『若士應春官試，忤陳眉公，遂以媒孽下第；時太倉王相國爲總裁，相國本若士座師，亦素厚眉公者，若士遂恨相國入骨，適曇陽坐化。後嶺南又有一曇陽出現，與一士人爲眷屬，風聞遠邇，若士遂作牡丹亭以洩恨，故記中有還魂之舉。蔣心餘作臨川夢曲亦信是說，且云：『畢竟是桃李春風舊門牆，怎好把帷薄私情向筆下揚，他平生罪孽這詞章。』以上二說，吳瞿安先生於顧曲塵談中，據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言：『世或傳牡丹亭刺曇陽子而作，然太倉相君，實先令家樂演之。且曰：吾老年人近頗爲此曲惆悵』。又引玉茗集中寄張元長弔俞二姑二絕句序中語，以證與靜志居詩話適合，反覆爲之申辯。然當時誌此事者尙有徐樹丕識小錄云：『若士文章在我朝指不多屈，出其餘緒爲傳奇，驚才絕艷，牡丹亭尤爲膾炙。往歲聞之文中翰啓美云：若士素恨太倉相公，此奇傳杜麗娘之死而復生，以况曇陽子，而平章則

暗影相公也。按曇陽仙跡，王元美爲之作傳，亦旣彰彰矣。其後太倉人更有異議云：曇陽入龕後復生，至嫁爲徽人婦，其說曖昧不可知。若士則以爲實然耳。聞若士死時，手足盡墮，非綺語受惡報，則嘲謔仙真，亦應得此報也。顧公變消夏閒記摘鈔亦云：『雲間陳眉公入泮，卽告給衣領，自矜高致，其實日奔走於太倉相公王錫爵長子緱山名衡之門，適臨川湯若士在座，陳輕其年少，以新構小築命湯題額，湯書『可以棲遲』蓋譏其在衡門下也。陳啣之，自是王相主試，湯總落孫山，王歿後始中進士，其所作還魂記傳奇憑空結撰，污衊閨閫，內有陳齋長卽指眉公』。實則若士此書，固取材於唐人說部陳玄祐之離魂記，然當時所謂曇陽仙跡，閨傳之甚，乃至震動朝野；且涉及張江陵王弇州，或係嚙恨文肅者，故誣若士此作爲影射文肅家隱事，聊以洩憤也。據王衡（字緱山，錫爵子時敏父）所纂文肅公年譜云：『萬曆七年己卯，府君四十六歲，時府君患痢頗劇，女桂手一杯水飲之，遂愈。築一靜室，手榜曰曇陽恬淡觀，至是云將於九月九日化去，至期果卒。時縉紳相送者駢集，而弇州公作傳備詳始末，凡數百言，其文載本集中。又赤水屠公爲青浦令有送曇陽大師絕句十九首，府君亦曾手書曇陽三歎小詞以警世』。『萬曆九年辛巳五月給事中牛維垣御史，孫承南參府君與世貞以曇陽仙去爲詞語事下部，旣而寢之。牛與孫故嘗客於曾省吾者，欲以媚居正，省吾爲之具艸